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詩五

疑遠大師常德錄云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本編采

前朝奉太宰府寺簿兼經院總修司夏校正

天地不仁章

考異河上公作虛用章趙寧庵作大化公行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為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杜光庭曰夫以仁為仁則有執不以仁為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群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為功群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為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為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為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為理身之要妙矣張沖應曰虛者空也太虛無象運行兩間無聲無臭而所用則成此萬物所以生而

無窮也人能達此虛而用之則道無不成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考異虛而愈出

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青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青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空人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有養精神愛氣希言。王輔嗣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

在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思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思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惠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唐明皇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不仁者不為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

人亦如人於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皆為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疏仁者兼愛之自也芻狗者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視彼天下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至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疏橐籥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

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則不酬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知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也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也

杜光庭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古之祭法有為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蓬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以仁恩之為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為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為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子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君之路

馬死埋之以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垂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愛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橐籥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為橐五氣為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萬方百姓日用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冥昧不以功為功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撓亂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多敗多事多言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况

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難堅合異反白為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召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為美善矣

宋道君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然而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哉天地之間其猶芻芻半崇芻虛而能受而能應故應之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凡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憤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芻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固多言而未免乎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

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為此之謂守中王介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非不仁也惟其愛則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

盛之以篋衍巾之以文綉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其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之時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物理之常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且聖人之於百姓以仁義及天下如其仁愛及乎人事有終始之序有死生之變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聖人之所固為也此非前愛而後忍蓋理之適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莊子曰至人無親大人不仁與此合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道無體也無方也以沖和之氣鼓動於天地之間而生養萬物如芻芻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出言則有方有體大言所以明道也

有言則有指指則不能無過故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以應萬變蘇頌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害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聲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排之有崇與芻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靈無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刑者亦若是而已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呂吉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道實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

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全義芻狗者祭祀之用也受之則無所用不可闕矣猶之天地之於物也無心於物而似乎無所愛若夫春生夏長則似乎有所愛聖人之於民亦若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惟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由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惟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知守中則人也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知守中之為務也

狗之為物其未陳也盛之以篋衍覆之以文繡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所謂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與世推移與時運徒而不拘於已陳之迹不膠於既踐之緒矣故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而知橐籥焉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知守中虛而無屈無所屈也動而愈出有所示也無所屈而有所示者神也虛而無所屈動而有所示故能赴物之感言出如此而未始有窮也若夫述古人之土梗語先王之芻狗屈於已陳之迹膠於既陳之緒欲以有為於日徂之世此其所以多言數窮不知守中之愈也此一篇與莊子芻狗之意大略同焉

實何足禮敬乎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偽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為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及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之謂仁彼人貌而天者何足以名之故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虛而不屈者虛其體也動而愈出者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知守中非言則窮矣舉言則為可知且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守中所以應萬變劉仲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惻隱以致其愛也夫芻狗之為物惻隱以致其愛可也不惻隱以致其愛亦可也蓋

方其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將之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身春見踐於行者又見繫於樵者而無復有用散亂埃滅則漠然無惻隱以致其愛也天地於萬物亦然方其雷風鼓舞雨露滋濡覆載包函姬照字育欲生者使之生欲成者使之成而有形者必立有性者必遂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霜霰冰雪酷烈慘毒折屈摧敗而陽不敢進日不敢烜大者毀小者絕剛者缺柔者滅又無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特天地之於萬物也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方其感之以恩授之以教恩涵惠霑愷悌勞來與與响响若保赤子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罪大則殺罪小則刑支解屠裂牽磔焚棄僮仆於市朝狼藉於原野而崇城有馘耳之痛紂郤有流血之多又無有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以其無心於愛

與不愛也此天地之所以能神也蓋神者有所示而無所屈也以其無所屈也故如橐籥之虛而不屈以其有所見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身而為言見於事而為故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舍不能適與道相當也不有不無不取不舍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已則如橐籥之動而愈出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聖人法天地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言者所以應物也蓋法天地而出為聖人矣固不免乎以言應物也然言而多則非所謂當於理而止也非當於理而止則不可以推而行之也惟守手中則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常當於理而

止也於是乎可以推而行之而不數遭其窮矣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夫守手中者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然而老氏專惡夫多言何也曰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道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易也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
 劉巨濟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莫慘於兵刑而雖盛德不能去之則因其理而已或言萬物或言百姓其言各有序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此申言天地也天地之兩間能虛故入則止虛者橐籥之體也不屈則以虛故也橐籥之用也橐籥以風動籥以氣動動而後應此其所以愈鳴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以虛應萬物而無所言聖人亦以虛應百姓而風波之來非言不荅持不以多勝而已易曰尚口乃窮中之體一可以守者也中之為用虛可以應者也猶天地之謂間乎

丞相新說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靜而不汙潔而不垢其祭祀足以隆禮而致恭者芻狗之為物也始之將用則被之以文繡盛之以篋衍及其已用則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不膠其所愛不泥其所有通則用之與時宜之過則棄之與物從之而天地聖人之仁豈離乎此哉蓋天之體不能生生而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嘗生地之體不能化化而化者真宰也而真宰未嘗化則出顯諸仁故凡在天地之間形物聲色也皆制於我而物不得以踈及夫已生已化則入而藏諸用故物有分之類有群各以附離而志有於我而物不得以親雖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治聖人者出而治之也是故體顯以為仁而其出也同吉凶之患故凡萬物之生皆輔相而不失其宜體藏以為用而其入也雖聖人不與之同憂故泯迹冥心而視物以異嗚呼聖人之於天地又豈以仁憂累其心者歟故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

物之入與之入而不拒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萬物有以稱亦有以憾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言豈離乎此哉後學者專于子之仁而忘古人之大體故為人則失於兼愛為己則失於無我又豈知聖人不失已亦不失人歟與時推移與物運轉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故動而愈出則正已而無我者所以應物而非以敵物虛而不屈則無已而喪我者所以絕物而非所以成物噫天地聖人之道其仁以百姓萬物為芻狗者可以一言而盡矣

劉驥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因其自然付之自爾無愛利之心故言不仁是猶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無容心焉虛而待物者也太虛運一氣使天地如橐籥橐籥也鼓之以生火籥笛也吹之以成音其體則虛而不屈其用則動而愈出是何

異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陰陽鼓擊不息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為器也此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有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趙實庵曰前引二一天之至公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混一性於大同孰仁孰不仁以私愛而在物有義有不義仁之生而義之殺本乎天運之自然仁為恩而害隨至見乎人事之返復經言不仁大仁而已大仁無私至公而已當生即生陽和之始物當殺即殺金氣之肅如謂時運即殺之不可留謂生死之有定數震動則萬物昭蘇兌交則泉用彫落雖生之而表相以啓

雖殺之則生意又明此天之公者如斯而已若乃當生即殺當殺即留此非天道之公行是亦人為之私愛以公平私天地之正以私害公邪侈之行道者為之公所以言及天地不仁而喻以芻狗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是以聖人之治體天道絕仁愛之私正賞罰之令立仁與義何容心焉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凡所以絕私愛也是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俾後世聖人與道同流同應變不滯莊子曰仁常而不成又曰不多仁恩是也老子以天地之仁配於道也道大故不私即非五常之仁為可及也此意指世之仁義為小也不然何以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乎故喻之以芻狗即聖人用不仁之為仁也能體不仁之仁即體天而同乎道也二聖人體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之治百姓也無私之用與天地同次喻二一就體舉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御注曰橐籥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

蓋道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道體之無則能泛應也以理觀之虛則能運量也道以至虛而泛應不知其自來人以無心而運量誰測其所以天地之間不上不下用氣於中猶橐籥之動也二橐籥之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二子列子曰子莫貴虛虛者無貴也以虛為貴則有礙於中以其本虛而已非虛可貴然虛之可貴者在動而愈出以橐籥觀之虛故貴矣雖橐籥觀之虛非貴矣聖人無心物來則應應而不虧凡所以當而不失也謂之規矩則與之為規矩謂之權衡則與之為權衡彼其自得之以為用也吾誰名之哉雖然應帝王者體道為心在事則曰無心在物則曰無有其如禮義法度何而有義禮法度者吾亦豈與之為名彼因之以為用者且自名矣吾不自名焉豈得屈即其愈出而愈有愈應而愈多者謂此後至理存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此篇自道沖為用至橐籥虛應終又結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較之前

章猶是以言為中也老子以橐籥喻聖人不言言則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以其無心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亦取其適當而已守中者無過也非徒無過而有法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故言不可不慎君平曰言出則患入言失則亡身韓子曰亦慎於水火夫道本無言不得已而言則應之有常是也夫欲有言豈得已哉故三緘其口聖人所以示象焉學者求聖人之意

○ 邵若愚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疎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橐籥因時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一心為德故以百姓心為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為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籥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

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王志然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大道無心於天地，而天地待是而後生。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待是而後起。有天地然。

後有萬物，且人處萬物之最靈者，莫不皆稟賦自然，初無愛利之心。以仁為恩，不亦小乎？天地無情，焉視萬物亦猶芻狗爾。而天地且未嘗責萬物之報，而萬物亦未嘗知天地所以生生之恩，而大恩自生焉。聖人無情焉，而聖人未嘗責百姓之報，而百姓未知帝力於我，何有哉？則大仁自成焉。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而自成其上下之序，曾何容心也？推之無厭，日用不知安所事仁哉！且芻狗之為物，潔而不汙，祭祀之用，方其用時，亦猶太廟之犧，牲衣以文繡，致敬如神，初無貴愛之私，及其用已，等於糞壤，亦非厭棄之故。汲汲於用舍之間，是聖人有心也。邪？故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矣。

吹虛元氣，鼓動群有，如橐籥焉。如籥焉，迫而後動，應而不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喻如道之應物，萬變未始有窮。化聲之相待，亦如人之有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之言，不囿於辯言之足，則終日而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辯貫穿，默該至理，其或燭理不深，言不明道，益辭固多，去道彌遠，須有惠施之舌，懸河之口，考之大義，一何有焉？曾不若默識而深造之為愈。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黃茂材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之芻狗，以芻為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之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

不失老子之意哉？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密運，造化潛移，人所不能知也。今以橐籥喻之，天地之道，幾無為蘊矣。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初無內外。

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體，知橐籥之理，則可以煉精炁。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唯守中為得之。

程泰之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稻秀而麥枯，瓜生而薈死，麋鹿之解角也。春冬相反，鴻燕之賓去也。南北相避，物之種性有萬不同者於此，而皆可類推也。此之性非彼之性，則此之宜非彼之宜也。居其總者，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小矣。梁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既加被胃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真相忘也又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是亦澤及萬世而不自知其為仁者也是謂不仁之仁也若夫擇物施愛惠不出乎意鄉之外是直虎狼而不啗其子者耳不仁之仁非其得預也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則其施置之方也謂耕鑿嬉游皆非帝力則其効之成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素治輔也篇其管也管之在樂則為羽籥在關鍵則為管籥在治器則為素籥至其為管則一而已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治籥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象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者矣故天地之間寒暑相推而為四時生死

遞代而成今古正猶橐籥之噓吸也賈誼以天地陰陽萬物之造化而配之治鑄義正出此也一噓一吸之迭起是一作一復之相催者也神奇之必為臭腐臭腐之復為神奇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其曰天地之間猶橐籥者言凡受形於兩間莫非由此之噓之吸以為張歛也莊子之論物初曰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消息滿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是物初也作復者即生化之有迹者也消息滿虛者陰陽之動而司橐籥之噓吸者也改化生死者物之迭為芻狗者也老子借橐籥芻狗以言其理莊子則直傳諸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諸家皆謂此中為中庸之中蘇黃門獨不然曰此其篇之虛而處中者其說是也老氏務成一家言凡六經紀道之名悉已易而他之六經之謂中者即老氏命以為善者也通一書固未嘗言中也然則此

之謂中如域中弓中環中皆命物而名其地也非如中庸之中造極而命其理也則此之中中正指橐籥之中以為之守如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言者先事而有所稱說如曰某事其德皆吾之所能為也然此特其自言之耳而措之於世或當或否或順或逆未可必也不待其當然而先形諸言則億之而中者固或可屢而億之不中者亦不勝其多也其勢自至於數窮也若其守中待感者初若遲鈍而要諸其終決不至窮也故曰不如守中論天地之間猶橐籥則居於天地之兩間者其作其復皆仰治工之鼓輔也治工者即主執造化者也其能虛之以聽化工之操縱則陰陽消長之源是其地也凡有形之物虛則通通則可以致變實則窒窒則塊然而已耳橐之能吸也篇之能虛也皆以虛也非橐之虛則無以納其吸非篇之虛則無以效其噓也橐籥常虛則能受生生者之生以為作而受化化者之化以為復也是

蓋借橐籥中空之地以明不室之可以有受也夫惟不室故播氣者得以入之也動者發橐籥之機而鼓之使作即其能操縱生化者也惟其虛而不屈也故能受其有而出之於世也陰陽之氣隱乎太虛而形於有感感之而應則能出其無以為有矣橐籥非太虛也以其虛而有受受而不留者有萬物出機入機之象故此機不息則作復無已也是故寂然不動者乃能感而遂通也論橐籥之妙即裁於谷神矣而不能與之齊同者谷神能自制有無而橐籥之虛吸則有待於化工也動之而出則與自受而自應者有間也故此章既出橐籥而後章則言谷神也

虛而不屈折此為虛用之妙迨扇風而愈動愈出其妙有難名言未若確守中虛則為用不可窮也
張沖應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之為道廣大而不可得以形容也故孔子所以罕言老子所以不居罕言者謂其不可得而形容而罕言也不居者謂其不可得形容而不居也天地不以仁自居故能覆能蓋而萬物生長於其中不知其所以生長聖人不以仁自居能包能容而百姓安養於其中不知其所以安養皆視之如芻豢狗畜愛之植之惟恐損朽而無所介其心以蒂報也天地之所以不仁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即此一元之炁運乎上下猶橐籥之能包管籥之能吹周流無窮包藏無極雖虛為吹之而不致於屈之廣為動之而愈見其有為仁之為道廣大也如此是以孔子有曰天何有言哉四時行焉則天地萬物之心又何有聲音於其間人欲學道充此天地之仁而乃尚乎其言則舌勞神

亂精廢炁虧數者皆窮矣斯曰不如守中當守此方寸布仁於物而不發見其迹也白玉蟾曰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以百姓為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一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廖梓然曰天地不仁天地本於人若其自返本以萬物為芻狗則視萬物象為無知之物在人亦當克己如此也聖人不仁人主亦根於仁自返本而歸根以百姓為芻狗則棄萬姓於無用之物如在吾人亦當復禮也天地之間範圍之內其猶橐籥乎其於天地則虛空焉此我身則臭皮袋也虛而不屈放之則滿六虛欲之不盈一握動而愈出元炁沖然源源不竭多言數窮與之一默守口如瓶不如守中抱元守一無窮無盡人若如此道炁存也
陳碧虛曰天地不仁至以百姓為芻狗芻

卓也謂東芻為狗古人以用祭祀除祓不
 祥用已而棄之言常之時不甚愛及乎棄
 之亦不為惜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且神
 明無用於芻狗也夫無用則無私無私則
 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
 而大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
 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
 萬物之報也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
 責百姓之報也蓋天地之自然也嚴君平
 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
 氣流行沛然無為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
 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
 利布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
 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
 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
 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
 智盡能搜心探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徑
 徑顯顯人生事利頓理萬民而有以為也
 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
 之間至動而愈出素者繡也謂以素鼓風

而吹火者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
 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
 應世不逆若素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
 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
 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
 也嚴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
 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
 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井恩不下究事不盡
 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
 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利以授無窮之勢其
 不相瞻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又曰蟻蝨
 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安蚊蠱著於皮膚
 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
 中心為之慘痛未嘗於耳目則百節為之
 不用此言愛利之存于曾中豈得無屈撓
 純和耗盡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
 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
 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
 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
 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

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
 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
 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
 書而奔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謝國南曰天地不仁至於芻狗萬物受天
 地之氣以生百姓受聖人之恩以成謂之
 非仁不可也而榮枯成敗付物自然死生
 禍福惟人所召天地聖人於此一無心焉
 謂之不仁非不仁也蓋不得以用其仁矣
 芻狗者祭餘之物聽其自成自壞而不復
 屑意焉爾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地人
 物之理自然而然故陰陽二氣往來於虛
 空之中初無間隔如橐籥然無底曰橐有
 孔曰籥橐之中虛氣所流通不可屈折籥
 之有孔聲所振動愈出不窮此皆自然而
 然人物之在天地間始終變化亦自然而
 然故多言則屢窮不可致詰也不如守一
 中之理理至中而止天地聖人百姓萬物
 皆不外此中蓋嘗論之萬物萬民同此一
 氣天地間人同此一心天地何心以生物

為心也。聖人何心以愛民為心也。然生之於始而不容不變於終。愛之於初而不得不異於後。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生陽也而不能無雨。殺之陰愛養仁也而不能無割制之義。理勢然也。芻狗微物。然方其養祭則惟恐一體之不食。及其既祭則委之無用。摧毀決裂。有不能免。人物之在天地間。均賦同稟。其生皆可愛而成形。之後散殊不一。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善者祥之。惡者禍之。各隨其分。而異焉于斯時也。天地生育之恩。聖人愛養之德。有不可得而全之者。謂之不仁。不得以盡其仁也矣。天地以中虛爨為萬物。聖人以中道酬酢萬民。故蔽之一言而曰。不如守中中也者。其至公無私之謂乎。其無過不及之謂乎。

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辨。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為者爨之管也。爨為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爨為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為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范應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為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綉。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者焚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宜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我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囊底曰。索竹管曰。為治煉之處。用為筒。以接囊。囊之風。吹爐中之火。屈者曲。

也音辯云俞羊朱切傳與引廣雅云益也
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
如竹管之接悉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
往則不積譬彼橐風之愈動則此橐悉之
愈出籟中之物既各感器而橐籟未嘗言

仁愛也多言數窮不知守中萬物之多百
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
區區言仁也倘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
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
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

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薛庸齋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
生萬物而無心於萬物聖人養百姓而無
心於百姓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盡籟不
為物撓而虛其中則愈動而聲愈出矣天
地所以能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亦以其虛
而能運也多言數窮不知守中惠施之口
談不若顏子之心齋也
休休庵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芻狗者
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絺中覆之祭

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為之妙生育萬物
不望報恩亦不為主任萬物自化如芻狗
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虛如講囊一
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虛明亦如是也靈
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橐者講囊也橐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
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
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然譬喻之數有窮
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虛之妙可
以見徹造化

褚伯秀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神道
之具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
總衆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
已成人博愛善救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
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
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
謂不顯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
借喻東芻為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
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
以真燭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

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束芻成
狗踐狗運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
其替為而生道自遠莊子所謂大仁不仁
是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籟亦言其無心自
運橐籟風籟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

吸而不暫停為人為物者咸受其鼓鑄焉
唯其中虛無屈塞所以運動氣愈出此理
妙合造化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知守身
中橐籟究自已天地豈無生萬物之理哉
或以聒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不貫此

章大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
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
已矣
牛妙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
地大德曰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天地
生成之德也而云不仁者是天地不自有
其德也萬物者盈天地之間品類也芻狗
者如古先明王郊祀必束芻為狗以為祭
具所謂芻者茅也夫茅之為物薄其用可
重也狗者畜也其位乎戌而應乎乾故古

人束茅為狗以為祭具意其重也天地以萬物為芻狗是亦不輕於萬物也或者以天地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責望其報也此說不通蓋萬物與天地分一氣而生但得夫形之小者若天地果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天地其自專大果不仁耶庸所見如此明者鑑之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聖人者備物致用百世師也故百姓戴之如同日月仰之如同父母然其稱云不仁者不自居其仁謙尊也亦猶夫聖孔子不居之義也百姓者民也民與聖人均稟一氣同生於天地之間但貴賤窮達不同耳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者是亦不輕於民也他說以為聖人視夫百姓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望其報也此說恐誤夫人者與天地並位三才鼎立豈可視如芻草狗畜之類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聖人果以百姓如芻草

狗畜之比則是聖人果不仁哉與我同志者切希鑒之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者鼓屬籥者管籥者之屬猶如也動用也夫天地之間虛空以四時五行為用其橐籥為物亦其中空虛以五音六律為用故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也老君曰夫橐籥之器在其用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為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也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為故也此蓋言天地以虛受為生成之德任物自然從民所欲不與物爭猶橐籥之任人所為音律也多言數窮夫言者心之聲也在心為志發泄為言數者頻數窮者悔吝也蓋多言則多過故云數窮也古人有言曰一言而喪邦此上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凶此中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辱此下多言之人也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言不可不慎也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良為是也昔孔子觀周入右稷之廟右階有一金人三

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多患詩云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此之謂也不如守中中者樞機也守者謹也且夫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然言語在口譬言鋒刃不可動也如弦機未發則猶可止夫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可得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即不如守中之義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非斯之謂歟楊智仁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者天地施化不以仁思任自然也不責望其報聖人亦如之謂學道之士不著一毫物欲所累體若太虛湛然常寂著天地之間坎離運用乎其中橐籥發揮乎宇宙元氣升降於黃庭塞兌垂簾合光默然虛而不屈守以沖和不可輕動動而愈出古云全身放下一念不生若

多言數窮則有損而無益不如守中久矣
 純熟自然打成一片矣儒曰聖人之道仁
 義中正而已蓋天地聖人視萬物如芻狗
 者不著於一切也廓然人以配天地其猶
 囊籥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至簡至易豈
 難知哉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君子黃中
 道理不失其正矣

喻清中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生物而不自
 以為仁忘乎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力何有於我哉聖人養民而不自以為仁
 忘乎民也芻草也謂束芻以象狗莊子天
 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
 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
 爨之言貴之於未祭之先賤之於既禱之
 後即是而喻蓋存神過化之意云爾蓋嘗
 讀柳子郭橐駝傳而於養樹得養人之術
 矣橐駝之種樹也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蔣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父之於子曷嘗自
 以為恩哉其蔣也若子生之養之不自以

為仁也有其所有者也過而執忘其所有
 者過而化其置也若橐駝祭之芻狗也天
 地之間鼓之動之一橐籥耳橐籥者輔也鼓
 風之具籥者管也風之所自出虛其中而
 不屈其用愈動而愈出愈出而愈有其來
 無端其出無窮天地聖人之仁亦猶是也
 天地之道不可以言盡而聲色之化民末
 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默然而
 自存也

胥六虛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以萬物為芻狗者覆之載之
 聽其生者自生而枯者自枯天地無所與
 此天地不有其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者仁
 之大矣芻狗之設未祭則貴敬之既祭則
 委棄之非容心也時適然也故聖人引之
 為喻聖人體天地容養百姓寬之宥之由
 其生者自生長者自長耕食織衣家富國
 安而聖人無所與此亦聖人不有其仁而
 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一氣蒸陶萬
 物生化古今不息其猶橐籥之器中間空

虛鼓動之聲氣愈出也此贊美聖人之德
 蕩蕩乎仁養百姓不為己有夫何然哉亦
 虛而已矣是以應感天下之動無有窮極
 也若不體天地不仁之實察然自好絲法
 作刑飾以文言示民從化違天悖理鬼怒
 人怨乃疾取窮極之道故勉之曰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飾以文言辭多理
 寡不如及吾之中默識窮行謹守不失天
 下觀風而化不言之教寧有窮乎修身亦
 法此矣

柴元舉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
 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草也縛如狗狀
 以祭享初禱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
 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
 然聖人不仁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
 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束茅
 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橐籥乎橐
 無底囊籥三孔皆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
 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
 一呼吸間不似天地使民失所脩身體用

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不窮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若自矜其仁尚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蘇敬靜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結芻為狗祭則用之祭已則棄是芻狗之用所過者化天地雖生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雖養萬民而亦不自以為仁亦猶芻狗當祭則用祭畢則棄過化相忘何嘗自以為仁索治輔也篇其管也管在樂為羽篇在關鍵為管篇在治器為素篇其為管一而已素吸氣滿之播諸治爐者也管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一虛一吸之間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也即生生不窮之機也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動而司素篇之虛吸者也以虛受虛吸之氣而未嘗屈折也虛吸之氣動而愈出未嘗見其損折而息也素能吸篇能虛皆以虛也若室則實矣夫唯不室故搆氣者得以入之天地一大爐輔也造化一大冶工也萬物陰陽虛吸之氣自生自遂自消

自長何嘗以為仁或者見天地生萬物之功盡言以論天地之功不知天地不容以言而盡多言每每自至於窮極則不如默然忘言但守素篇虛中而思之則其生生之不窮皆陰陽之氣自然而然而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未嘗煦煦然仁之也亦惟使之自生自化無以害之而已猶以芻為狗祭則奉之已則棄之非有好惡之私也時適然耳况乎消息盈虛乃理之常雖天地聖人知之何哉惟使之遂其生若其性無橫風暴雨以摧折之無并政運令以迭運之則其仁也亦至矣素篇之為物一張一翕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消息盈虛相為終始亦若是而已先儒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即此意也又以此理推之語默之間多言所以數窮有張而無翕也守中則能虛而不屈所以不窮也拾遺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

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素篇之無心也素篇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在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諸子旁證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燕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是不將隣乎行者之踐燕者之爨也惜哉文子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王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達於德害

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
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
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
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
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
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
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
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石潭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以生物為心而謂
不仁何哉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
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亦曰不仁
何哉聖人以其情揆萬事而無情者也芻
狗祭祀之物說見莊子以萬物為芻狗其
成其壞時焉而已物各付物生者自生而
不知其所以生也聖人之於百姓亦使之
自生自養自作自息而已以其皆無容心
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所以生生而

不窮者蓋猶橐籥之能出風也虛而不屈
天地生萬物而不屈於萬物也言不為萬
物所役使也動而愈出風未嘗窮也天地
之生萬物亦未嘗窮也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多言數窮謂若以多言形容天地聖人
天地聖人不可得而形容也數窮謂雖多
言之終有所窮也既形容之不可則不如
虛中自守而有以得天地生生之本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詩六

擬逢天師常侍錄言妙經卷第十一章

前朝宋天師常侍錄言妙經卷第十一章

谷神章

考異河上公作成象章趙實
應作靈根善養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善
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
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辨玄功之母物
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
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為言養神則契乎
不死或以響應為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
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
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張沖應曰人生天地間一吸一呼皆此精
炁所由往復也鼻受陽而成象口受陰而
成象人無口鼻則陰陽精炁不能升降上
下而象不能成矣此章開悟陰陽升降之
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